



【局域网】

快递超市

□葛小明

韵达快递是这段路上最繁忙的坐标点，一个只有二十平方米的屋子，却装下了世上最多的人。不同身份的人，从不同的方向踏进这个屋子，用形形色色的神情来认领自己的物品。手机尾号相同的物品会被排列在一起，一般是两个格子，大的在上面，小的在下面。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快递超市。

贩卖情绪的人，喜欢出现在快递超市。虽然这里称之为超市，实际上早已完成了买卖，屋子里不会发生明显的交易，这里贩卖的最多的是情绪。下单时，他们是精挑细选的，浏览了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后才决定拍下，此时此刻这个陌生盒子里的东西，已少了很多神秘感。有人会在快递门口拆盒，抱着东西直接离开，不冷不热，面无表情。有的会仔细检查包装有没有破损才决定签收与否，过程小心谨慎，好像里面有重要的线索，这将直接影响着接下来几天的心情。有的反复看一下盒子，确定不是自己下单的，会拒绝支付到付的费用，跟快递小哥“声明”一下，拒签。不知道是哪个商家，又在耍新一轮的套路，这并不太重要，结局无非是双方在电话里争执一番，互吐脏字，挂断电话的瞬间，还在反刍刚刚的不快与愤怒。多数人选择把盒子带回家再拆，保留一点开盒的惊喜，究竟是哪一单呢？一下子买了这么多，大部分是自己需要的，拆开就能获得不小的满足感。这时候的情绪，在气息上几乎是与卖家寄件时保持了一致的，完整而顺畅。卖家发货时，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，甚至不知道拆开盒子的手，是用了怎样的动作与工具。可能是一把精致的小刀，轻轻一划即开。也可能是一把用旧的剪刀，两个指头反复按压才把那圈密封的胶带一分为二。可能性更大的是，那双手随便找了一件略显锋利的金属，用力划了不知多少下。远处的那双手，是神秘的，让人捉摸不透的，不可知的。

玲玲是那里工作时间最久的人，中间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大都待不上几天便辞职了，只有玲玲悟到了快递行业的生存哲学。她无需8点就早早开门营业，因为那个时间点，她还在另一个摊位做着自己的营生。老板依赖她，信任她、尊重，一是记性好，她可以准确地记住大部分人的手机尾号，甚至连谁和谁是夫妻都一清二楚。二是她能吃苦，哪怕中午只用一碗泡面对付一下，也绝不耽误一个包裹的寄送。

两扇玻璃门，有一扇坏了很久，裂缝极长，几乎从最上面绵延到了地面。几张厚厚的黄色胶带，做起了缝补工作，就像人脸上贴满了创可贴，破坏美

感。但是门一直没换，它也在进进出出的人流中悟到了生存哲学：我虽然不美，有裂缝，但是坚决不断，不掉，不堕落。我依旧可以为里面的人挡风遮雨，依旧能够起到防盗防偷的作用。我虽然受伤了，但是我还有用，如果换掉我，早晚还会破，并且要花费一笔不太小的费用。老板那么抠，他不舍得。

换了谁，不是推开，关上，锁上。换了谁，不是送进来一个包裹，拿出去一个包裹。换了谁，不是在这条人来人往的巷子里，走上几步，停留一阵，然后匆匆离开。换了谁，不是为了生计，奔波于一个又一个场地，看见一副又一副脸色。推门的人，小心翼翼，好像是要见重要的领导，这种情绪的延续需要三到五秒，直到从快递柜上发现自己的物品，才换上一种如释重负的获得之感。离开的时候，推门明显自信了许多，好似完成了重要的使命，抑或是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获得了莫大的自信。

当你从巷子走进一家快递超市，你便重新获得了一个身份，这身份是临时性的，但是它的标签性很明显，你要紧紧握住这张标签，告诉里面的人，你的目的性明确，你就是来贩卖情绪的。你的标签也具有专一性，只要推开扇门，就意味着你选择了它，只因为它而来。你不是一个滥情的人，你能够在林林总总的情绪中，很快找到属于自己的。你很少会被柜子上其他的情绪所感染，因为你知道，它们不属于你，不会为你买单。

你会邂逅形形色色的人，你们的交集仅限于那间屋子，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有。你无需拿出一丝一毫的心思去揣摩他们是什么身份，买的什么东西，经历了什么起伏与波折。存放药品的包裹，情绪低沉，但不是你的，你身体健康，不担心这些。存放卫生纸的包裹，情绪柔和而平淡，但不是你的，你家里有的是纸，不需要也不屑一顾。存放方便面的包裹，情绪激动、血脉奔张，仿佛要把一路的憋屈释放出来，它急需一碗热水，沸浪滚滚，但不是你的，你的日子富足，基本上不在意东西的价格，更不会在网上买食品。你只能看到一部分外包装明显的物品，对于许多看不出是何方神圣的快递，你尽可以大胆地猜测。面对同一个人，你看到的，与玲玲看到的，有很大区别。在这间屋子里，你只是你，物件只是物件，玲玲一直都是玲玲。

当你拿着包裹再次推一下那扇门，你便失去了那张标签，你要寻找新的身份。你走进巷子，就像走进了另一家快递超市，继续贩卖着什么。

(山东五莲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)。

非虚构写作

扒鸡之城

□蔡哲宇

我正站在德州火车站的出站广场上。我的左边是一家酒店，红色的广告牌上用黄字标着：扒鸡温泉度假。头顶是一块蓝色的交通指示牌，上面有一个笔直的箭头和一行白字：扒鸡文博馆。眼前是一条马路，马路对面有一排互相紧挨着的小商店。最显眼的三个招牌分别写着：乡盛扒鸡、德州扒鸡集团、永盛斋德州扒鸡。

或许是专卖的成本太高，小店同时还经营着别的生意。从啤酒、拖鞋到香烟、菜刀，真正的主角反而不那么重要。没有生意上门的老板们坐在门前的石阶上，一起吞云吐雾。看见我停在了门口，“德州扒鸡集团”的老板对我说：“永盛斋的味道要好些。”

“看你是外地来的”，“永盛斋”的老板也加入进来，指着竞争对手道：“送人还是德州扒鸡集团的名头响。”

剩下的一个老板嘟囔着：“咱仁反正都不孬。”

实际上这三个牌子平分秋色，大街小巷都是分店。德州扒鸡最大的特点一是肉质软嫩脱骨，二是摆出鸡爪交叉塞进胸膛的造型。这个近似于人类双手抱胸的动作叫做“鸳鸯戏水”，据说可以让鸡上桌时显得更优雅。但德州扒鸡的成功研发只是源于一场意外。传说清朝时，一个姓贾的烧鸡老板有急事外出，临走时嘱咐小二压好火。老板一走，伙计理所当然地开起了小差，以至煮过了火。本以为完蛋的伙计却意外发现鸡香诱人，肉烂味浓，连骨头都变得酥脆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中国许多特色美食都遵循这样的诞生定式。

扒鸡拥有很高的知名度。在德州城北边的北营村，有一座苏禄王墓。明朝时，苏禄群岛的国王来中国友好访问——在古代更准确地说，应该是“朝贡”。归国时国王途经德州，却意外染病去世，结果被以“亲王”的礼遇安葬在了这里。如今，他的子孙后代，常常前来瞻仰先人。在陵前大殿的廊道里，就挂着几幅祭祖的照片。照片上，苏禄王的子孙们正恭恭敬敬地把一只扒鸡摆在祖先的牌位前。

但扒鸡更多只是德州走出去的名片，羊肠才是一个正宗德州人应该吃的食物。三八中街上的两家扒鸡店之间，挤着一家叫“马记羊肠子”的苍蝇馆子。在四川，人们一般用“苍蝇馆子”形容外表老旧，但味道正宗的小店。

“马记羊肠子”的优势是位置很好。这里差不多是德州老城的中心，过一条街就是两所幼儿园和一所初中的大门，几个妇女在周围摆了小摊，卖点文具、零食。这里只有五张桌子，坐不下的人们就只好端着碗蹲到马路牙子上。隔壁是“马

记馅饼”，由“马记羊肠子”老板的儿子掌管。先在隔壁买了饼，才算是获得吃羊肠的资格。

“马记羊肠子”的老板似乎认识附近所有人——工人、水果摊贩、接小孩放学的大爷大妈和穿皱巴巴制服的小白领。他和老城的人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，不需要开口就能明白对方是否要放香菜、胡椒粉或者加一份毛肚。他们之间唯一的交流就是进门时的那一句“来啦”。他用老城人的生活节奏编织起了自己的生活节奏：早上四点准备食材，六点开门，下午两点准时关门。每当没有客人时，他就坐在灶台旁边的凳子上，背靠靠墙。他大多时候挥着苍蝇拍，但只是驱赶，并没有真打的意思。偶尔他也摆弄一下搭在锅边的长柄勺，等着为还没吃完饼的客人续上一瓢羊汤。

“好累哦。”他总是这样说，可是，他只需要把大锅里的羊肠舀到碗里，就可以坐下休息，他的老婆却一直忙前忙后。她要在砧板上切好香菜和葱粒，要把羊血灌到羊肠里，要把塑料袋套到碗上，还要收拾客人吃过的桌子。一天里早餐时最为忙碌，中午客流稍小。这时，老板往往就坐在那，透过羊汤上升起的水汽，眼巴巴地看着对面街角。

对面的街角是一个公园。公园门口竖着一个高大的牌坊，牌坊匾额上写着“神京门户”。“神京门户”的地位，从德州站一天发往北京的五十九趟火车就可见一斑。“神京门户”旁有不少柳树，柳树下的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扑克。不同于美国德州扑克，山东德州扑克学名叫“够级”，规则是一桌六个人，一共四副牌。理论上，先出完牌即获胜；实际上，把牌摔得最响的人才是赢家。这时候，那个出牌最有气势的人会灌上一口茶水，往地上狠吐一口痰，再神气地接过同伴递上的烟。在打牌的同时，人们也在交流德州的生活资讯。赶赴牌局的大多数是无所事事的中老年人，标准配置是小马扎和保温水杯。除了自行车、电动车和三轮车外，空地上还停了一辆贴着“敬老院”牌子的小巴。

“我自己可不玩。”穿着廉价白衬衫的司机抽着烟，指着兴奋的老人们说，“我负责接送他们。”他确实不怎么玩，但喜欢伸着脖子围观，并且不时指点江山。

我也试图加入他们，但老人们宁可白坐也不愿搭理我。眼看天色不早，我识趣地背着包，重新往来时的路走去。一路上，我又经过了苏禄王的坟墓、“神京门户”的牌坊，已经关门的“马记羊肠子”、三个又在吞云吐雾的扒鸡老板和“扒鸡温泉度假”的红黄招牌。这时，天空终于下起了牌友们预言的大雨，把德州平原的天空染上一片迷蒙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2019级毕业生)